

9503

俠活神仙

滑稽長篇小說
徐卓呆著

奉天翔志書局發行

徐卓著

滑稽小說

快活神仙

奉天翔志書局出版

滑稽
小說

快活神仙目錄

- 第一回 高僧妙語乞丐勝常人……………女僕貪心廚房多冷飯
- 第二回 貧婦愁窮夢中踢行灶……………富翁讀畫嚼裏嚼香烟
- 第三回 殷勤款客不褲而裙……………勉強學人釣魚落水
- 第四回 薄粥一餐貧兒放溺……………空庭雙影處女談簪
- 第五回 一紙何來商諸姊姊……………三年不育氣煞婆婆
- 第六回 慈母放生釣者樂……………觀書送子老人歡
- 第七回 阿姊觸機移花接木……………舅爺作伐戶對門當
- 第八回 洩妙計永留赤子……………發怪論願做烏龜
- 第九回 一紙書來錢翁尿遁……………雙槍夜襲秦老魂飛

第十回 俠客大名似曾相識……………舅爺脾氣亦應先知

第十一回 翻雲覆雨爛手忽成好手……………地棘天荆有錢不及無錢

第十二回 娘子軍前懦夫洗臭腳……………衆香國裏嫖客捉迷藏

第十三回 樓頭嬉戲男子拋彩球……………殿上神通道人護票櫃

第十四回 欲看紅痣妓女驚心……………不戴綠巾老爺滾蛋

第十五回 龍套多能表情十足……………富翁好玩燒屋千間

第十六回 觀火登樓一宵痛快……………塞茄賽馬萬衆周章

第十七回 乾爺大捧坤角走紅……………團主無情打頭作抵

第十八回 天上人間柳樹精發浪……………衣莊菜館大支票作威

第十九回 打鼓老報仇洋盤打傷……………軟骨人治病玉皇軟化

第廿回 書本幾箱誤遭打劫……………饅頭四個快活神仙

滑稽小說

快活神仙

徐卓呆著

第一回 高僧妙語乞丐勝常人 女僕貪心廚房多冷飯

話說從前有一位高僧，常常對着人家說道，你們見了乞丐，必須要敬重他，人家突然聽了此話，未免奇怪起來，要請問他爲什麼理由把最下賤的乞丐要敬重呢，那位高僧說明道，他窮到飯也無處去吃，他還不去做盜賊，情願向人家求乞，不是很應當敬重他麼，但是這一位高僧的說話，雖是很有充足的理由，不過一般聽的人，都不能夠入耳，他們以爲無論如何，乞丐總是最下賤的東西，時不問古今，地不論中外，無有不把乞丐當做人類社會的最低一級看待的，所以決沒有人會看得起他，一般人的對於乞丐很看不起的原因，大概有兩種，在無智識的人看來，以爲乞丐是最窮的人，現在的世界，當然是金錢世界，見了有錢人，自然應當趨奉，見了貧苦人，自然應當勢利，何況乞丐是貧苦人中最貧苦的人，所以就是當着他面，罵他幾句，也不好算過度，一班有智識的人，見解就不同一點，他們完全不從物質上立腳，以爲好好一個四肢完全耳目無病的人，他會做到乞丐，一定是他自己墮落下來的，如果是一個勤儉的人，斷不致一些職業也找不到，所以可以說全世界的人，除了那位主張獨異的高僧外，別說敬重，竟沒有一個人看得起乞丐的，世上雖是很多人對於乞丐肯拿出錢或是飯來施給他們，然而這只好說是可憐乞丐，並不是敬重乞丐，而且他們的捨錢施飯，目的往往在要替自己修福，並不是對於乞丐有所感動，不過把乞丐做一個

他們替自己修福時的工具罷了，這世上可以與那位高僧表同情的，只有一個人，就是在下的。爲什麼緣故呢，因爲我這一部小說的主人公，便是一位乞丐這位乞丐，雖是外表面與普通的乞丐絲毫無二，白天擎着鉢頭，沿門求乞，晚上在破廟裏睡覺，講到他的實際，却是實實在在存足以令人敬重的地方，就是方才所說的物質方面精神方面兩種人家瞧不起的原因，他卻沒有的，說他窮呢，他天天向人家討了飯，討了錢，擎來活命，當然是窮困了，然而他的手裏，竟常常有數百數千數萬的金錢出入，雖不是他自己的，他經手的數子，着實不少，而且他每次經手，總是清清楚楚，斷沒有取扣頭擎康密兒揩油等等惡習，真不過是東首接來西首去，他窮雖窮，實在不喜歡金錢，因爲他不喜歡，才做乞丐的，倘使他喜歡金錢，也大可以不做了，至於精神方面，說他墮落，說他懶惰，倒也是似是而非，爲什麼呢，他少爺不做，自願做乞丐，也總算是墮落了，他不去做工，喜歡吃現成飯，每天討了兩碗冷飯，見是以果腹，便吃飽了肚子，在山門口睡覺，不過在人家看不見的地方，他對於社會，有很大的功勞，他吃了千家飯，很肯替社會上服務，講他的地位，實在和做官的一樣，我們平心而論，他這比做官的要高出幾百倍來，做官的做了一年半載官，家裏沒有洋房，沒有姨太太，便是飯桶官，這位乞丐，他雖是熱心，爲社會服務，他做了六七年的乞丐，依然只有一個破鉢頭，一身白虱，比着洋房和姨太太，實在很不慚愧，而且他的服務社會，完全在腹中活動，一點不給人家曉得，這也是普通人所及不到他的地方，在下的說了半天，還沒把這一位了不得的乞丐的姓名介紹出來，此人姓樂名叫樂樂因爲這個人所作所爲均非常人所能仰止貧而樂道迥異凡庸況這三個字一樣寫法，放在一起，人家念起來，必定念做洛洛

洛的聲音，這就難聽了，他另外有一個念法，他姓樂，就是歡樂之樂，乃是入聲藥韻，可以念作洛字的聲音，他的名兒叫樂樂，上一字應當讀做效，就是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的樂字，是去聲效韻，第二字聲音又是不同，要讀做欲，就是音樂之樂，乃入聲覺韻，他不是古時樂毅的子孫，乃是繡襦記裏樂道德的子孫，所以這三個樂字，不能念做洛洛洛一樣的聲音，要分出三個音來念，洛效欲，但是樂樂樂自從做了乞丐，在彌陀寺的四金剛旁邊打了公館以後，就用不着這種整整齊齊的姓名，大家都叫他老樂，又有人稱他爲快活神仙，他就把老樂兩個字做了他現在的名兒了，這位老樂，他並不是生下來就做乞丐的，他也有相當的財產，他在七歲的時候，父親一死，第二年，母親也相繼去世，由他的叔父領了他去撫養，叔父和嫡母，都很虐待他，也不給他好好的去入學，只是叫他在叔父開的店裏去做雜務，叔父替老樂管理着財產，就拏來運用到自己的商業上去，叔父本來開一個小小的藥店，後來將老樂的財產放下去，便大大擴充，開兩家大藥舖了，叔父自己的兒子，吃也吃得好，穿也穿得好，還要送到學校中去念書，老樂和店中學徒一同吃飯，身上只穿些破舊的衣服，天天還要幫着做事，幸虧老樂的母舅，再三向他叔父說了，才送老樂去讀書，那時他已經是十三歲了，讀了三年書，叔父就叫他退了學，仍舊在店中做事，他二十歲的時候，母舅又向他叔父要求，要替他完婚，因爲老樂曾經由他父親配過親的了，他叔父沒法，只得很簡單的替老樂結婚，娶來的那位新娘子，和老樂倒也很親愛，不料半年之後，那位新夫人忽然病了，一病三年，叔父嫡母，肆意虐待，老樂當然更難受，總希望妻子病愈之後，望母舅要求叔父與他們分居，那知天不從人願，新夫人在第四年冬天死了，老樂唯一的愛侶，被老天奪了去

差不多已經看破一切了，不料隔了三個月，他母舅又去世了，母舅一死，叔父無所忌憚，便放出他的手段來了，他向官廳去控告老樂，說他是土匪的書記，并且造了幾個圖章，雖沒十二分證據，老樂倒也吃了三年官司，到老樂從監牢裏出來，方知叔父已將他的財產盡行變賣，店也兌了給人，不知往那裏去了，老樂一想，吞沒我財產，倒是小事，一時沒有吃飯之處，却很爲難的，再一想，不妨，我雖沒有學問，沒有本領，不能去找什麼職業來做，然而我可以勞動，我雖不會做工廠中的工，我去向朋友借一點錢，做做小生意，總也可以活命了，所以即忙去找幾個從前的朋友，不料他的幾位朋友，從前因爲曉得他是有財產的人，很和他要好，現在見他財產也沒有，家庭也沒有，而且爲了土匪的事吃過官司，那裏還肯來理他，有的推託自己沒有錢可以借出來，有的竟避而不見，老樂知道世態炎涼，朋友是不可靠了，朋友既不可靠，那末借本錢做小生意的計劃，只好根本推翻，那末叫我一個人怎麼活命呢，他又想，我既不能做一個小商人，只好退一步去做一個工人罷，工人只要會勞動，用不着資本的，自然容易入手，那些工廠中要些專門技能的工人，我是外行當然不敢嘗試，只好揀一件最普通的勞動工作做做，他左思右想，覺得還是拉人力車最爲便利，於是他就立志去拉人力車，他也並不覺得難爲情，自己從前雖是一個有產階級的人，現在覺得勞動家自食其力，也是極神聖的職業，所以他毅然決然的去拉人力車了，好容易託一個熟人，介紹到人力車公司中去，但是那公司中必須有保人，老樂爲了這保人，又懊惱了兩三天，那一班勢利的朋友，我現在自己去拉人力車了，當然更沒有什麼面孔去央求他們做保人，然而朋友以外，竟沒有人了，不是幾乎要把他急死麼，後來被他想起一個人來了，此人姓關名阿全

，是他母舅的老鄉鄰，一向開老虎灶的，平日爲人，倒也很熱心，老樂暗想他若能答應，我就不致餓死了，過去與他一商量，阿全立刻答應，即忙陪了老樂一同到人力車行中，擔任做保，老樂一拉人力車，倒也很巴結，自己養活自己一個人，每月還可以盈餘這麼一二元，他拉了八九個月車子，有一天，拉着一個男子，到了門口，此人一跳下車，就往裏面去了，車錢只管不拿出來，老樂坐在門外等候了一點鐘光景，實在忍不住了，趕到裏面去討，此人才把車錢付給老樂，老樂回到門口一看，不好了，車子不見了，他租來的一輛人力車，被人偷去了，他這一急，真急得魂飛天外，好容易天天租了這一輛人力車，可以靠他活命，現在車子失去了，一面要賠償車子，一面我的飯碗就此打破，我第一輛車子賠不出，那裏會有第二輛車子肯租給我呢，他聽得要連累關阿全了，即忙趕到阿全處去，說明了理由，把自己積下來的十七元大洋，一起交給他，說不曉得這一輛車子要賠多少錢，還缺多少，請你墊一墊，我將來必定能夠還你，不過現在要我拿出一筆款來，是沒有這力量的，關阿全聽了，倒也很爽快，便一口應承了，老樂把車子的問題一解決，現在生意也沒有了，積蓄也沒有了，今天晚上，不能再住到小客棧裏去了，今天的晚飯，就沒有着落了，這怎麼辦呢，他一壁想，一壁走，不知不覺，走到了彌陀寺門前，他走得也力乏了，便在寺門口的階沿上坐坐，他又想了一回，仍舊沒有辦法，後來他精神疲倦，竟睡着了，等他醒來，只見滿天星斗，已到夜裏了，雖不知道確實的時候，大約是黃昏時分，他因著滿腔心事，肚子也不覺得飢餓，一頓夜飯，就此省掉了，他暗想，這裏石階上睡睡，倒也不差，不要花錢，比小客棧裏經濟得多，他再回頭看看兩扇山門，早已破爛得不能關了，又想那末何必宿在露天，大

可以到裏面方磚地上去躺啊，他打定主意，見彌陀佛前面木拜墊已不知去向，就縮在四金剛的面前方磚上睡罷，比着外面，可避寒風冷露，舒服極了，他第二次再睡，直睡到明天朝晨，肚子裏一陣難過，把他驚醒了，這難過，並非病痛，却是飢餓，他一坐起來，便要想對付這肚子，那末，拏什麼東西吃下去呢，他即忙走出彌陀寺來，信步亂走，經過一家饅頭店，只見一蒸籠熱氣騰騰的饅頭，擺在店門口，看得老樂饑涎欲滴，十分難受，只得腳裏緊一步，趕快走過這饅頭店，他不敢再走大街轉一個灣，向小街上走了，他實在走不動，兩腿那裏有力量呢，他走到一家人家的後門口，望進去，便是一間小小的廚房，一個女僕，正在那裏要洗鍋子，把昨夜的隔夜飯，正從鍋子中剗出來，放在一只大碗裏，老樂爲着腳裏無力，姑且定了，對那女僕看着，那女僕忽然回頭對老樂一看，說道，你過來啊，老樂莫名其妙，當真依着她走上兩三步，那女僕便拏了那一大碗隔夜冷飯，又對他說道，你的鉢頭呢，老樂明白了，原來她當我是一個乞丐，心中不免有些不快，再一想，我現在肚子餓得要死，她現現成成拏一大碗飯給我吃，真是再好也沒有了，隨便她當我乞丐也罷，當我貧民也罷，不妨吃了再說，他想定主意，就伸手過去接她的碗，口中答道，我是沒有鉢頭的，那女僕即道，你這討飯的，怎麼連鉢頭也窮掉了，沒有鉢頭，怎麼可以討飯，說罷，她把手中的飯碗對桌子上一擺，又道，這只碗，那裏可以給你，我來送你一只鉢頭罷，她說着，就在桌子底下，尋出一只小鉢頭來，把一大碗冷飯，盡行倒入鉢頭之中，然後授給老樂，老樂正在餓得性命交關之時，得了一只鉢頭冷飯，就此坐在那一家人家後門口的石階上，大嚼起來，雖是有飯無菜，也覺得淡而有味，他吃罷了之後，他的財產目錄上，多了一只鉢頭了，從

這一天起，老樂就正式做乞丐了，他白天討些飯吃吃，討些錢用用，晚上在彌陀寺的四金剛脚下睡覺，他這種乞丐生活，到現在已有七年了，他覺得自己的生活，倒比以前快樂得多，他到人家的後門口去討些冷飯，非常容易的，實在要比人家用職業的名義去尋一碗飯吃，來得省事，決計沒有討不到的，爲什麼呢，凡是用女僕或廚子炊飯的人家，他們每天燒飯，一定要比實際燒得多，譬如合家的食量，只消每天吃二升米，她們一定量了三升米去燒飯，飯當然吃不完，明天餘下來，他們就在後門口去施給乞丐，這是什麼意思呢，他們要替主人脩福，特地多燒了飯去分給乞丐麼，不對的，凡是主人買一担米，他們燒飯的人，可以到米店裡去拏一筆回扣，大約每担可以拏到八毛錢，假使每天吃二升米，叫了一擔米，要五十天吃完，拏了八毛錢回扣，要等五十天再去叫米，方始可以再拏八毛錢，如果每天替他多燒一升米，本來燒二升的，燒了三升這就快了，只消再過三十三天，就又可以拏八毛錢回扣了，這個方法，最爲妥當，倘使拏了主人的米去偷賣與鄰近的小戶人家，收入雖是很好，不過要負危險的，這歷多燒了飯，一點沒有刑事行爲，第二天可以施給告化子，有了這樣會打算的廚子女僕，告化界中，得益不淺，不必到外面一家一家去討，只消守候在後門口，便可以穩穩到手了，就是老樂，他這樣的人家有了十幾家，實在反有些來不及吃，往往去讓與同行的，有時還有相當的小菜，到了冬天，慈善的太太小姐們見了，還有衣服給他，也有時有給他一點兒錢，老樂吃飽了肚子，着煖了身體，要錢何用呢，他實在沒有用處，他把錢慢慢的積起來，早把關阿全那邊一筆債務還清了，彌陀寺的四金剛脚下，這七年工夫，早成了老樂的租界，連彌陀寺裏當家的和尚也驅逐不出他了，他每天到人家後門口去討了些飯

，有時討一家，有時討兩三家，只消夠了一天的食量，他就不討了，回到金剛殿上去吃冷飯，吃飽了飯，便在簷下曝日，或是捉捉虱，或是唱唱歌，倦來就是一枕黃粱，真比什麼人都舒服，從前有了財產，反而不好，叔父嫡母，因為要吞沒他的財產，所以要虐待他，倘使他本來一貧如洗，那叔父嫡母，或者反能可憐他也論不定啊，現在他好了，他的全財產，也不過一只鉢頭，一根竹杖，送給人也沒有人要的，并且他當初有了老婆，反因為老婆多病，非常的擔憂，差不多天天困守在愁城之中，現在老婆已死，孑然一身，毫無掛念，真是再快樂也沒有了，老樂常想世上無論何等樣人，心裏必定有心事，心事就是憂慮的出發點，憂慮就是短促壽命的出發點，世上最沒有心事的，要算我們乞丐了，隨地可以吃，到處便為家，心裏一點沒有擔心的事，也不必想到明天是怎樣，所以世界上的人類，實實在在講，再也沒有比我們乞丐更樂的人了，可笑各種階級的人都不知道乞丐是樂，一味的看不起乞丐，反捨近就遠，去費了許多精神，許多金錢，在那裏自得其樂，其實一個人要做乞丐，非常容易，做了乞丐，自然就能夠得人間至樂了，更可笑的，是一班曾經做過乞丐的人，也做了人類中最快樂的一個特殊階級中人，自己竟得福不知，一點不肯去享受這清福，略為有了一點兒積蓄，就要想去做小生意，經營賺錢的玩意兒，這實在是罪惡，實在是自尋苦惱，他要去模仿社會的人，便是沒有福氣，諺云，有福不享，男盜女娼，他們做過了清閑自在的乞丐，再混到社會上去，自然要和世人一樣的受苦，永遠享受不到樂境了，老樂這乞丐，與別的乞丐，實在截然不同，他常說，我吃了世上的飯，要替世上做事，我若不做事，那真是個墮落的人了，欲知老樂做些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貧婦愁窮夢中踢行灶 富翁讀畫嘴裏嚼香烟

却說有一天老樂睡到半夜裏，忽然醒了，他即忙起身，不睡了。要做他的公事了，他的公事，總是在半夜裏做的，他先跳上四金剛的萬年台，在四金剛中一個摩禮青的屁股裏，挖出幾樣東西來，實在是一副文房四寶，還有一枝洋蠟燭，一匣火柴，他跳了下來，就此點了洋蠟燭，寫起字來了，原來他是撰一則新聞稿子，只見他寫着道，

名畫家邵秋風近況

名畫家邵秋風，於上月，攜其作品一百三十餘件，東渡日本，在東京會開個人展覽會，頗受友邦各界人士之歡迎，三日之間，已將其作品盡行售罄，現聞邵君不日歸來云，

老樂寫好了這一則新聞，便塞入一個信封之中，信封外面，再寫投寄太平橋新社會報館，他封好了信封，再貼上一分郵票，吹滅了蠟燭火，仍舊將文房四寶等物塞入四金剛的屁股裏去，他自己拿了這封信，一路走去，時候在半夜裏，自然街上也沒遇到一個人，他在黑暗之中，走到了郵筒的地方，便把方才那封信投去，然後自己再回到金剛殿上去睡覺，歇了約摸有兩點鐘光景，在離彌陀寺有二條巷遠近的一所地方，有一家人家，夫婦兩個，正睡在床上，睡得很濃的時候，忽然老婆在睡夢中，舉起腳來，在丈夫肚子上，踢了一腳，丈夫肚子上一吃痛，頓時驚醒，高聲呼喊，問老婆爲什麼踢痛我肚子，老婆才從夢中醒來，以丈夫一問，便格格的笑起來了，丈夫聽她笑而不答，更爲生氣，急急要問她踢的緣故，他老婆笑着說道，我做一個好夢啊，丈夫怨道，你做

了好夢，我該倒霉，給你踢痛肚子的麼，老婆道，你別生氣，我若說出來，句你也會喜歡，你不是近來，因着自己的畫賣不掉，非常擔憂麼，昨天你的朋友朱浣雲到來，對你說，三官巷的陸潤初，最喜歡收現代名人的書畫，而且肯出善價，叫你明天親自拿了畫去訪他，他必定會買你幾幅，我當時聽了此話，也很喜歡，因此竟做起夢來了，夢見陸潤初與你訂定合同，以後你所有的畫，一齊要賣給他，你想我得了這一個消息，怎麼不喜，我心裏一想，如今我可以發財了，我這麼快活起來，瞧見了地上的行灶，便有些生氣，暗想我發了財，還不打一副三眼灶用用，要這行灶做什麼，我就舉起腳來，要踢碎這行灶，不料用力過度，一脚踢痛了你的肚子了，他丈夫一聽，答道，真是胡鬧，被你一踢，踢醒了，叫我怎麼睡得着，我今夜倘使睡不足，明天那裡可以去見客氣的人，明天去訪陸潤初，却是很有關係，成功自然最好，不成功，我沈仲逸決不能握着一枝畫筆就此餓死，只好去改行了，我實在沒有畫的天才，他老婆道，我不是常說的麼，我也不希望發大財，只消你畫下來的東西，張張賣得掉，家裏沒有畫積起來，我就心滿意足，再快樂也沒有了，現在你一天到晚畫着，畫成的東西，只好塞在抽斗裏，米桶裏的米，到那裏去設法呢，沈仲逸聽了老婆之話，說道，我聽朱浣雲說，那位陸潤初，他對於古人的字畫，倒不過如此，現代人的作品，都肯儘量收買，有名的不必說，就是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他也四面的在那裏搜羅，所以我明天帶了畫去拜訪他，雖沒有人介紹，他總可以買我幾幅的，或者說不定他已經從人家口中，聽得過我沈仲逸三個字了，夫婦二人在床上談了一回，已經天色微明，仲逸便對老婆說，天明了，你起來替我去燒一點洗臉水，我洗了臉好出去啊，他老婆一聽，埋怨道，你真糊塗，我昨天

就沒有起身，今天怎麼能够起來呢，你把我的褲子，前天當掉的，所以我從前天鑽到了床上來，沒有起來過啊，仲逸一聽，回答道，我那裏會不曉得你身上沒有褲子穿，不過我想，此刻不要緊，天還沒有亮足，行灶就在房裏，你就起來燒一燒，也不會被外人看見，而且天氣煖了，決不致凍了你的肚子罷，仲老婆聽了，嘆了一口氣，只得從徒有其名的被窩中鑽出來，移到離床不滿二尺的行灶前去燒水，沈仲逸看看自己老婆這副怪態，心中不免有些好笑，他自言自語的說道，可惜我只會畫國畫，倘使我學了洋畫，倒也經濟，不必出了錢去聘模特兒了，其時他老婆正把一把破掃帚拆散了，塞到行灶堂去燒，似乎沒有聽清楚丈夫的話，她接着便說道，我的心是很平的，我也不希望將來往高廳大廈，吃出珍海味，只消你每月有這麼一百元的進款，我已心滿意足了，這時沈仲逸正在取出他幾幅打算掣到陸潤初家裏去的畫來，他聽老婆這麼說，便接嘴道，你說這些話，便是窮相，使我們一家的生活費，有了五十元，真是很够很够的了，你怎麼生活費還沒有希望到，已經要希望到生活費以外去了，如此貪心不足，就應當罰你一世窮苦，說到這裏，水也燒熱了，窗也已經很亮，他老婆便再鑽到床上去，仲逸自己過去洗臉，洗臉之後，本來應當吃些東西方始可以出去，但是既沒有錢去買，家裏又沒有現成的，只得餓着肚子不提，因為他一提起吃的問題，他老婆必定會有長篇累牘的怨言，聽了令人頭痛，應當避避鋒頭，清早聽了真可以一天不舒服，萬一自己也發發牢騷，就可以做或夫婦大反目的導火線，仲逸雖今天明知老婆不會跳過來打我，總覺得貧窮的丈夫，當以少開口為家庭要旨，好在仲逸今天早晨的早食，並不會落空，已經有了預備了，他打算今天一出門，先到朱浣雲家裏去借一件長衫穿穿，方始可以到陸家去

自己身上的衣服，太不像樣，萬一被陸潤初一看輕我的打扮，頓時就會看輕我的人格，看輕我的作品，所以不能不借一件衣服來打扮打扮，此刻時候還早，朱浣雲一定還沒吃點心，他見我去自然留我一同吃點心，豈不是我的朝食就有了着落了，這是仲逸的預算，不足爲內人道也，萬一把這計畫一說出來了，他老婆見太不平等，未免也會怨天恨地的鬧起來，此刻她見丈夫不提半個吃字，她們乎反而高興，說道，一個人想要有打算，仲逸一聽此話，心中暗暗驚訝，一想她難道曉得我要到朱浣雲家裏去吃點心麼，她老婆接着說，每月有一百元進款，並不算多，你不曉得，除了生活費五十元，再有五十元，就可以積起來，每月積五十元，一年就是六百，十年就是六千，連利錢滾上去，必定有一萬元以上了，到那時，你我二人，不是也成了一個小財主了麼，沈仲逸聽了老婆那些夢話，也不忍去掃她的興，所以微微一笑，也不說什麼，他暗想，我不能使你真的得到金錢上的快樂，我總不能連夢話也不許你說，所以沈仲逸拿了幾幅自己得意的畫，捲在一起，他就別了老婆，替她關上了房門，就此出去，他到友人朱浣雲家中，一問他夫人，方知事不湊巧，昨天浣雲到親戚家去吃壽酒，晚上遲了，沒有回家，仲逸只得把借長衫的事，向他夫人說了，浣雲的夫人就去拿一件紡綢長衫，遞給仲逸，仲逸先把自己的舊長衫脫下來，向浣雲的夫人討了一張舊報紙，把摺好的舊長衫包好，再把紡綢長衫穿在身上，仲逸暗想，我兩個目的，達了一個，浣雲不在家，吃是吃不到了，只得辭了浣雲的夫人，走到三官巷去，其時就擱了許久，已是九點鐘光景了，他一到陸府門口，見是三開間的大牆門，誰都看得出是一家有錢人家，仲逸就向看門人說明來意，說是有畫求售，要來見你們主人，那看門人曉得是一位書畫家，便不敢怠慢，

說主人還在樓上，沒有下來，請到書房裏坐一下罷，看門人便把沈仲逸領到書房之中，仲逸見書房中，已經先有三位客人等候着，仲逸便過去一一請教姓名，一位年約四十多歲，鼻下有仁丹式鬚子，穿着夾馬褂，有些官僚氣的，叫做秦伯常，一位身材瘦長，帶一副近視眼鏡的，叫做孫夢渭，還有一位面色蒼白，不很活潑的，叫做貝小川，沈仲逸看來，這三位都不是來有求於陸潤初的，像是陸潤初的熟朋友，只聽得秦伯常問貝小川道，潤初怎麼還不出來，小川道，你剛才到此，已經心急了麼，我等候了兩點鐘咧，孫夢渭接着道，我方才問過陸興了，據他說，昨天潤初又買到兩副好畫，掛在他那讀書樓上，足足看到二更過後，才去睡的，今天天還沒有亮，他又坐在兩幅畫的前面，目不轉睛的看着，差不多會從畫中發現什麼寶貝似的，看個不厭，後來陸興送了一盆餅乾一盆香煙進去，不曉得他要看到什麼時候才肯下樓，秦伯常道，這是他的嗜好，又是他的樂境，從我們看來，似乎很苦，廢寢忘食的一味鑽在書畫堆裡，在他自己的意思，真是世上沒有比書畫再樂的東西了，若是要叫我們只管去坐在那些書畫面前，坐了一點鐘，已覺很苦了，貝小川道，我是坐不到一點鐘，一定會打瞌睡，孫夢渭笑着說道，如此看來，甲的樂境，就不是乙的樂境，說不定反而是乙的苦境，使潤初那麼樣的樂此不疲，從我們說來，不是受罪麼，秦伯常笑着說，也不獨是陸潤初如此，夢渭兄，你的愛釣魚，也可以啊，一天中總有兩三點鐘在自己家裏的小池旁邊，兀自執竿垂釣，天晴的時候，太陽晒得要死，刮風的時節，吹得鼻子裏流鼻涕，我以爲要吃魚，何不叫你家廚子到小菜場去買，價錢又不大，何苦要自己吃苦呢，孫夢渭一聽，搖頭擺腦的說道，你到底是門外漢，不明白釣魚的真趣味，我也無從和你談，須知釣魚之樂，斷